

张玉洁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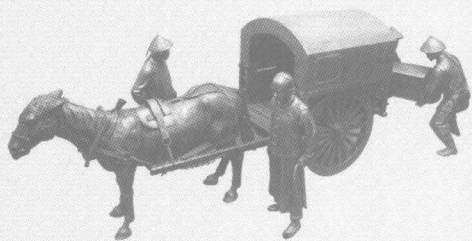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从第一代味商写起，  
经历民国前后的嬗变，  
军阀混战的危机，  
日本侵华的挣扎，  
解放运动的欣喜，  
阐述了第二代味商创业的艰辛  
以及他们与时代共存亡的历史必然  
描绘了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，  
两代味商的经营之路，  
三姓人家的不同命运，  
殊路同归于全国解放的历史时刻，  
实现了冀东人以商为荣  
到以参军为荣的观念转变。

# 老味商帮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 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 老叻商帮



张玉洁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老叻商帮 / 张玉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08. 9

ISBN 978-7-5306-5036-3

I. 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8 ) 第134696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\*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9.625 插页2

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4000 册 定价: 28.00元

## 写在前面的话

清王朝建立以后,关内地主经济缓慢发展。康熙、乾隆年间,农民为天灾人祸所累,直隶、山东等地农民越过山海关,再经通河到饮马河西岸租种蒙古牧地,垦荒值地得以生存。不仅带动落后的东北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,也带动了东北地区的工商业迅速兴起,矿业、交通、纺织、金融、榨油、烧酒、磨粉等百业兴旺。

与此同时,沙俄、日本及西方列强为掠夺资源、占领市场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。“九一八”前后,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,不但有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垄断,还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,地方军阀的重利盘剥,这一切令农民们不堪重负。

处于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工商业既受到摧残又有某种发展,其中就有来自河北的“老叻”商帮,他们凭借着节俭持家的本分,吃苦耐劳的耕做,精打细算的聪明,勇往直前的精神,创造出辉煌的业绩,在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史上写下几笔恢宏篇章。即使百余年之后的今天,走在哈尔滨或长春的街市上,“同记”和“益发合”的老字号仍然可寻,他们是河北人的名片,他们是唐山人的声音,他

们是乐亭人的骄傲。

“老叻”过去是人们对昌黎、滦县、乐亭一带人的称呼，主要以乐亭为主，“叻商”就是这一带出外经商的人。从清朝光绪年间到新中国成立，历时百年涌现出一大批“叻商”，他们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。“叻商”在东北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发展过程，既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缩影，也反映了旧中国商人的发家史、奋斗史以及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足迹。

《老叻商帮》里，有刘姓家族百年的兴衰史，有武氏家庭创业的艰辛，有新中国给工商业注入的生机和活力，还有冀东“三枝花”（皮影、大鼓、评剧）的广为发展流传。众多的人物中有个性完整而不失真实的商人，有为国慷慨解囊的血性男儿，有在封建礼教和西方宗教重压下挣扎的各种女人。武百祥、孙秀三、李明远、刘益昌这些“叻商”代表，他们有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，在创业的道路上惨淡经营，然而，当革命浪潮扑面而来、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却能够抛弃狭隘的发家致富思想，以商人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，慷慨解囊，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爱国热忱。

这部小说将人物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串连起来，人物故事以梯态衔接，在对人物的把握上，遵循忠于原型又不等于原型的准则，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，进行精雕细刻，重点表现事件本身及其意义，着重描绘了社会大背景下的百姓生存状态。

## 楔 子

古滦河曾经很恢弘，它的支流汀流河可以走小火轮。河汉子冲出一片白地，移来山东山西等地的穷人，落了户，圈几亩盐碱薄田过活，就有了村。大清国进关，把京东五百里封给了八旗将士，满洲汉军崔家来此，建立“狮子营”，修寺庙，垒城墙，取名乐亭。

城北二十里有刘石各庄，庄里有个刘姓家族，世代为农。刘家发迹于光绪初年，祖上贫寒思变。冬闲时，刘家男人挑上针头线脑走街串户，就可以赚个油盐钱。等到了光绪十五年，刘家已是富甲一方，光乐亭城里就有商号三十家，京津冀及东北境内不计其数。于是乐亭周边及昌黎、滦县一带村民争相效仿，皆以商为荣。

与刘石各庄相距三十里，有个武家坨，与武家坨挨肩的是孙大庄，人们皆以种地为生。这一带长得俊的姑娘们都以能嫁到刘石各庄为荣，逼得本庄里的小伙子们咬破舌头发誓，要做买卖发财，而且专娶刘石各庄的女人。

这一日晌午，刘石各庄乡绅王老云，坐在自家老桑树下摇蒲扇。忽然觉得身后窸窸窣窣地响，紧接着“叭叭、叭叭”几颗黑桑葚砸在他的秃脑门子上。回头看时，一楔子伢儿（方言：一群小孩子）骑在他家院墙上，正拿棍儿打桑葚。那孩子见他举着长烟袋站起来，噌地跳下去，踹掉两块青瓦。

王老云赶紧开门追出来，嘿！兔崽子，敢情是刘家二老爷刘兆年的大孙子刘梦道。“奶奶的。”王老云耍毛包穷追不舍，可是追了没几步，就遇见亲家赵磕巴骑着个毛驴过来，见了王老云也不下驴，歪着个脑袋把小辫子绕在脖子上，扒拉一下驴耳朵说：“亲、亲家，做啥去耶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亲家，你、你大丫头女婿捎话来咧，现、现在刘家柜上吃劳金了，我就、就不下驴啦，你静等着享福吧。”赵磕巴还要说着，那驴却不耐烦了，打了个喷嚏自己个溜达走了。

王老云鼻子差点气歪了，“我你妈的，给老刘家当伙计也这么牛屁，我操。”眼瞅着追不上了，王老云抬脚进了陈家杂货铺，要了坛烧酒，二两蹦豆，扔一个豆，啣一口酒。杂货铺门前树荫下，有俩小丫头子在“跳房子”，边玩边啣喝着：

石各庄影匠窝(皮影艺人)/逢庄赶大车(赶车拉脚)/炉上丁当凿(铁匠炉子)/哇里跟着学(xiáo)。

王老云心里说，这不是给老刘家唱赞歌吗？这些年刘家全凭着赶车拉脚倒腾锨镐锄耙，再运回成捆子的关东烟儿，眼瞅着那银子哗哗地进。哪里把他这个会头放在眼里，这不，连小毛孩子都要骑脖子拉屎啦，了不得啦。王老云越想越气，不一会儿酒坛见底，他两眼红灯笼似的来到刘家大门口。

门口蹲着俩石头狮子，张着大口。黑漆大门开着一道缝儿，挤出仨小脑袋，瞅见他嗖地缩了回去。王老云提溜一下缅甸裤，扎紧了布腰带，运足气扯开嗓子骂道：“‘烟儿刘’，我操你个滴答孙儿的，明几个看让我逮着阉喽。”

“咣”，刘家虚掩的门关上了，插了门闩。王老云自以为怕他，就越发得意起来。

“‘钱财主’，别以为你趁鸡巴几个钱儿，在我跟前耍无赖游。你发的是马傻子的血财，早晚得报应。”王老云骂得起劲，招来不少街坊，人们已习惯了他的骂街，却不明白刘家为啥一个大人也不出来。

这时，从刘家花墙眼儿里伸出个弹弓，“啪”地飞来一颗石子儿，正打在王老云的腰眼处。“哈哈”院子里传来一群楔子伢儿的笑声。“小王八犊子，刘老石你给我出来，看我拜把子兄弟咋让你的铁瓦大车掉轱辘断轴。”越来越不像话了，门里刘梦道尖声喊道：“我太爷早死啦，你到我们家坟地找他唠嗑去吧。”

“嘿，这小小子，行呀。”“这老王也真是的，胡子一把的人了跟小孩子斗殴。”街坊们正议论着，打东头官道上传来喇叭声，还敲锣打鼓的。一匹快马突奔而至，报喜的家人闯开大门嚷着：“中了，中了，三老爷中举人啦。”王老云听见后，净剩下哑吧嘴却没了声音。悄悄掖起了长烟袋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躬身候着。想想算啦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赶着头一个向刘三老爷贺喜也不错。

刘兆熊披红戴花，高高坐在马上，老远就瞅见王老云，王老云腆着脸，“吭吭”干咳了两声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那啥，恭喜刘老爷，贺喜刘老爷高中。”刘兆熊低头看了看他，眼皮子一耷拉说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王会头。耍嘴皮子不是，贺礼何在呀？”王老云小眼珠一转忙说：“预备着呢，才来打探消息，这就给府上送去。”

“是耶？那是你挤占我家的地呀，还是我儿要娶的妻呀？”王老云呆愣了片刻，好不容易醒过味儿来，连声说：“中，中，都是我家打头的（方言：领工者）不是，我那老丫头也忒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、得罪。”刘三爷蔑笑道：“那你老可是亲家公了呵。”说罢扬鞭而去。



“对对的，哦呸！”王老云恨得牙齿咬得嘎巴嘎巴的，把大烟袋往身后一背，气咻咻灰溜溜地走了。

三老爷中举，刘家大摆宴席。大老爷领着俩兄弟先拜了祖宗，在父亲刘老石牌位前磕了仨响头，兄弟三人齐声道：爹，老三遵您老嘱咐考中举人，从此咱家有官场当靠山了。而后，在大老爷家堂屋八仙桌子上摆满珍馐，老哥仨儿要一醉方休。

大老爷刘兆京说：“还是咱爹有远见，想当初给我们分工，老二买卖兴隆财源广进，咱家的田产方圆近百顷，今儿个三弟又不负十年寒窗苦，科考高中，可喜可贺呀！哈哈，来，咱们连干三大碗。”“干。”

二老爷刘兆年忧虑道：“古语讲，商家不与官家斗，可是官家找你呀，这些年我在外边可是没少受气。”

“二哥你放心，打今儿个起，有三弟在，出啥事儿我给你摆平。”三老爷刘兆熊时下正走红运，难免话大。

“光你一个人咋成？小小的举人，在乐亭县这块海汉子地方还可以，我们是跑买卖的，天南地北你管得了么？”

“那咋办？二哥你见多识广，出出路子。”

“结交权贵，由近及远。钱不成问题，咱们刘家商号的钱不光留着大哥修宅子买地的。”

“中。”

“咱们还得办学堂，请好老师，让刘家多出几个举人，中个状元才好呢。”

正说着，刘兆熊的大儿子刘贞领着刘培、刘坦小哥儿几个进来，倒下便拜：“给大爹、二爹请安，给爹道喜了。”二老爷酸笑道：“真是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看老三家的孩子，也跟着知书达理，不像我那俩犬子，一个刘佶白读书不长进，一个刘星

只会打算盘。”大老爷叹道：“那也比我们唯一的儿子刘宾强，见天带着刘贞玩儿，又没刘贞的胆子。我要有老三那一帮儿孙，见天乐，哪里管他干啥子。”刘兆熊听罢不禁勾起心事，说道：“刘贞亲娘死的早，这些年让你们宠坏了，也该有人约束他啦。”言未了，二老爷的孙子刘梦道跑进来，直奔刘兆熊：“三大爷，三大爷，马傻子是谁？”一句话说得三人脸色大变。刘兆年喝道：“混账。”刘兆熊却不以为然，一本正经地告诉梦道：“是土匪。”

原来在刘家发迹过程中，有过帮官军以商贩身份诱骗大绉胡子马傻子的故事，那倒不是刘家纯粹做好事，除了按事先讲下的条件得了马傻子的部分财宝之外，从此，道上的胡子很怵刘家，知道对于他们道上来讲，这家不是什么好鸟儿。

大老爷家账房掌柜周荣第进来，递一帖子。大老爷看罢诧异道：“王老云吃错药了，要聘闺女给贞儿。”二爷问：“是那个打着坠骨碌退亲的王秀姑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不要，还有脸没脸，当初托媒人提亲时，她还没把贞儿寒碜够？”

“不，不不不，要娶进来。很明显这是王老云的主意。”刘兆熊说着叫过周掌柜吩咐道：“快溜的，派媒人到昌黎大户老马家提亲。”

“你这是卖的啥药儿？”大老爷不解地问道。

“啥药？他王老云的闺女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只能做贞儿的偏房。”

王老云的媳妇盘腿坐在炕上抹眼泪，用手指着王老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王秀姑倚在母亲身边怒睁杏眼儿道：“爹，您老真损呀，你就糟践闺女吧。”王老云蹲在炕沿儿上吧嗒着烟袋锅儿说：“这

刘家不比从前了，咱得找条后路不是？”

“都是你，没事儿堵人家门口骂街，办那绝户事儿。”王老云媳妇数落着他。

“那刘贞是啥人性您老不知道？成天价拈花惹草的，咱两家又有芥蒂，过了门儿有我的好果子吃吗？”

“再咋说，刘贞也是在求功名，过了门你是头大，如果能生个一男半女的就够过一辈子了。这两家的仇不也解了吗？女人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饭，别的管得了吗？我可告诉你，男女议亲一言为定，过不了几日刘家就要会亲。”

果然，刘家的催妆礼隔日启达王家，布帛、钏珥等物装了两箱子。王老云不乐意了，对来人道：“老刘家也是官宦人家，面子大不是？刘三爷儿子娶亲，这聘礼未免太寒酸了些吧。我丫头怎么的也是黄花闺女……”

来人道：“我们老爷吩咐了，你老这边儿是偏房，就这么些个了。”

“啥？是、是偏房？嘿！”王老云气得烟袋锅敲鞋底“梆梆”的。那王秀姑听了更是急火攻心晕了过去。

“正室是谁？”

“不瞒您说，你老下帖子的当天，昌黎马家也送来一份。他家大小姐的嫁妆都送到府上了，满满的十箱子，风光的很。”

王老云眨巴眨巴小眼睛吞了口唾沫问：“啥日子办喜事儿？”

“换过庚帖了，六月六。我们老爷说了，怕您老着急，赶就着同天，把王姑娘和贞爷的事儿也一块儿办喽得了。”

“刘兆熊，我、我、我……”王老云“我”了半天，终于没有骂出来。王秀姑本来就不乐意，一听这话急火攻心，晕厥在地，老妈子掐了几次人中才醒过来，再看那王秀姑却已成了泪人“爹呀，女儿

就是死也不嫁刘家。”

王老云喝住那母女：“号丧个啥？有本事到刘家哭号去。”接着吩咐家人给秀姑挽簪，派人看守以防她寻死觅活的。这时的王老云可是打掉牙往肚里咽，他心里说算你刘兆熊狠，我闺女就是死也是你刘家的鬼，活着要看你败家。

刘三爷家大少爷结婚，而且是一日双过门，着实让人开眼。乐亭城庙上，崔老爷派来皮影班子庆贺，而且专门与城南大户张家的“清平调”唱对台。滦州府的蹦蹦戏班子也赶着凑热闹，赚取赏银。就连一向自命清高的官宦史家，也破天荒的给刘三爷送来一块大匾，上写着“书香门第”四个烫金大字，意思是赞扬刘家改换门风，前途无量。把个刘兆熊乐坏了，要亲自挂在自己的卧房，掌柜陈五更说放在堂屋门楣更气派。

大老爷屋里的大少奶奶银枝，当年从娘家带来一个厨子姓阚，烧得一手好菜，这婚宴的大操（方言：管事的）是非他莫属。周荣第时下倒成了搭下手的了，按照阚厨子列的单子派人采买。有猪牛羊，鸡鹅蘑菇，样样齐全，还有白眼、石首、河豚鱼、对虾等海鲜，这是特意为款待远道而来的新亲们（方言：女方家的亲戚）而设。

刘贞起了大早，半夜三更带人赶着花轱辘大车去昌黎接亲。王秀姑这头，陈五更请二老爷门上的刘佶去接轿。这刘佶满肚子的不乐意，嘀咕道：“这叫哪当子事？儿做的儿当，爷做的爷当，接别人的媳妇湿裤裆。”索性让自己个的小妾柳青儿也跟着，刘佶身子弱也不骑马，一个双人大轿，一个单人小轿来到王秀姑家。

那王秀姑想父命难违，早把荣辱顾不得。上身穿着水红的花旗细布偏襟大袄，大大的盘扣拧成菊花，下身穿着葱心绿的裤子，拎一个家织布的蓝花包袱上了轿。开脸后面如凝脂，虽然泪水涟涟，反而如桃花含露。

刘家门前吹吹打打好不热闹，王秀姑的轿子到了，管事儿的不让进，说是刘贞和马小姐还没到。约摸又过了半个时辰，马小姐的豪华车轿也到了。于是，刘家大门置草束，备有弓一把矢三支，刘贞下马到门口，取弓连射三矢后，马小姐和王秀姑分别由丫环搀了，轻移金莲进得门来，在天地桌前行交拜礼。

平日里很是宽敞的院子，今日被送饭仪的亲友挤得满满当当。

大少奶奶银枝，是何新庄的娘家，姓张。因为父母宠爱又比较开明，吸取了民间妇女放足的做法，所以走起路来很快，张张罗罗的什么事总少不了她。说来话长，银枝能嫁到刘家，也是门当户对。在娘家时她就勤奋好学，经常在帘子后面偷听父兄谈买卖上的事儿，而且见解独到，经常得到父亲的夸奖。嫁到刘家后，偏遇见丈夫是个与世无争的秀才，公公婆婆都是本分的庄稼人，这在以商为主的刘家自然地位不如二房三房，但在家事上银枝以她的精明服众，家族田产在她的打理下，经营的不同凡响。因此，在有些事上也能与长辈坐而论道。如今，三老爷的大少爷结婚，自然少不得她来带头。

三老爷刘兆熊的续弦亢夫人，本是山西人，随父母到开滦煤矿，誓死不嫁窑花子，一直到二十岁仍然是老姑娘，急得她娘直搓脚。听说刘石各庄刘家老三新近丧偶，赶紧托乐亭人说和，刘兆熊见她生的不丑，小自己八岁，过门就当十岁孩子的娘，三说两说这婚事就成了。俗话说后娘难当，何况自己又连生下几个儿女，除去夭折的，剩下老大刘贞，老三刘培，老七刘坦，还有唯一女孩刘筠排行老五，刘兆熊原先一心科举考试，家事全由大老爷刘兆京说了算。如今丈夫高中，自己贵为夫人，长子刘贞大婚，多年媳妇熬成婆，她当然高兴。所以一见银枝，惯于冷脸的她立刻多云转晴，

含笑道：“银枝儿，今儿个你又有啥稀罕物孝敬婶婆？”那银枝头一低，抿嘴浅笑，也不答话。迈门槛时左手提着盖脚面的绛红府绸旗袍，又不敢提的太高，生怕露出那对大脚遭人笑话；右手托着一个柳编果篮，里面盛些香白杏、水蜜桃、紫金李子，轻放在炕桌上屈膝拜了拜才说道：“看您老说的，我都脸红了，哪有什么稀罕物？都是些园子里长的时鲜儿，也就是这果篮特意要徐家店的，深深的，香香儿的，恭喜婶婆，贺喜婶婆，多喜临门呀！”

“银枝儿到底是大家闺秀，瞧这话儿说的，听的让人骨头都要美酥啦。”

“也就是婶婆叫我银枝，心里忒受用。”

“那有啥？传我的话儿，打今儿个起不管长辈平辈都叫你银枝了。”

“对、对的。”在场的丫环齐声应道。

“有你们啥事儿？”亢夫人虎了脸。

“是，我们这就去传话儿。”丫环们吓得一吐舌头下去了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说着亢夫人拉过银枝，“走，看看你的阉厨子给咱们做了啥好嚼过。”

“当然少不了您最稀罕的压轴大菜，油亮焦黄的‘刘记烧鸡’，外加一勺秘制的老汤，得得的（方言：特别好）。”

放下这边婆媳俩研究美食不谈。却说那一对新娘蒙着盖头进得套院新房，按传统东大西小，马小姐进了东屋，本来生的单薄加上路途劳顿，稍有动作便吁吁软喘。

王秀姑桃花粉面，怎奈泪水打湿掩襟，直到醉刘贞西厢求欢，王秀姑才意识到自己无可更改的命运。她本能地后退，不想泪眼婆婆，反而更添几分妩媚，惹得一表人才的刘贞性起，久慕秀姑美貌的刘贞哪有怠慢的道理，等不到晚上吃对面汤喝交杯酒，就把

个王秀姑整得一丝不挂，惊得丫环们急忙掩门闭窗。事毕，又哪管秀姑啜泣，回到酒宴之上和兄弟们猜拳行令，少不了添油加醋讲些新鲜的“荤”段子下酒。

等闹够了，已到三更。刘贞再入东厢，马小姐毕竟是大家闺秀，仍然端坐着，只是有些站立不稳。直到被揭了盖头，才敢抬眼看夫君，但见刘贞宽额豹眼，嘴阔鼻直，心中喜欢而颤，一时忘了西厢的骚乱，更不追问。她认为本来这丈夫就是与那个女人共有的，所以仰起脸来，美目含情，静等着刘贞为自己宽衣。喝多了的刘贞，步态不稳，却见新娘柳眉樱唇瓜子脸，凤目含春神似烟，他可是真的美过头了，一头扑过去醉眼看花，拥香而眠。

西厢的丫头换了三次灯盏，王秀姑脱了嫁衣，穿了平日里的衣裳，素面朝天，静候到天亮。没有等到五更的梆子声，却迎来第一声鸡鸣。各位看官可知刘家不打五更的来历？有戏文唱道：

“刘家不打五更确有原因，祖上发财积德素有阴功。一日深夜来了一帮商人，好吃好喝来无踪去无影，撂下货担子急走忙匆匆，千叮咛万嘱咐等待五更，来取金银珠宝不差半分。孰料一等就是三年整整，从此升官发财自有天命，两遍四更一觉睡到天明。半臊子转磨磨扯票胡心，囫囵忽悠瞎掰抬杠狼倾，糟蹋有钱人来路多不正，枉一代叻商先人刘新亭。”

次日，新婚夫妇来到堂前祭拜祖先牌位，而后见过夫家长者。那王秀姑“扑通”跪在刘三爷和亢夫人面前道：

“老爷夫人容禀，秀姑自幼闻刘家先人勤俭持家宽厚，甚是敬重。今日既进得刘家，愿落发为尼守家庙侍奉祖宗。”

说罢刀起发落，唬得刘贞三跳（方言：心跳得厉害），心里话我刘贞的心并不亏待于你，男女之事正偏又有何妨，何至于此？就连一心报复的刘兆熊也不得不叹服，没成想势利小人王老云竟然有如

此刚烈女儿。奈何木已成舟，左右为难，想想自己也忒残忍了些，正要宽慰几句，日后多有善待。不成想那王秀姑伶牙俐齿又道出一番理论。

“婆婆、公爹不必担心，此事是秀姑心生敬仰，并非刘家迫害，无怨无悔。若念及我们一夜夫妻，请拨些资财修缮祠堂，秀姑也有安身之处，不然秀姑只有一死，那样恐怕冲了刘家的喜庆。”

闻听此言，亢夫人思忖道：都说我性格不随和，敢情这一位更个别，我是没好人家不嫁，这位是有好人家不嫁，然而人各有志，好在没有出刘家，于是说：“既然其意已决，不如成全为好，只是如此年轻美貌，我儿无福消受，青灯木鱼之下，可守得了妇道？”

王秀姑闻言冷笑道：“只要贞爷不再骚扰便是。”刘贞在旁急得抓耳挠腮，有心劝慰又见不得那把剪刀，偷眼瞧秀姑冷若冰霜，想起马小姐盈盈秋水，思忖道：横竖你已是我的人，今后怕也由不得你。想罢，马褂一甩，愤然而去。

可怜王秀姑二八年纪，心如朽木，以一辈子孤苦赌气，生不如死。



## 1

这天晌午，乐亭县何新庄来了一辆花轱辘小马车。乌木和黄檀雕刻的车篷挂着纱布围子，篷车前后都有苇席篷沿遮阳，庄里人一看就是刘家女眷出门的车子。果然车子停在村中张家的砖屋前，不大一会儿，车前车后围上来本庄的和邻庄的大小孩伢儿有十来口子。银枝在车把式童五的搀扶下下了车子，侍女锄子挎着包袱一面跟着走，一面回头撒分一些糖果。

武百祥的娘也是何新庄的娘家，听说张家姑奶奶回娘家了，就带着儿子从武家坨赶来看热闹，家对门的小闺女何百花缠着也要跟着，就一并领来。这时何百花双手捧着水果糖东张西望，武百祥正围着刘家花轱辘车看来看去，很是羡慕，讨好童五说：“叔，赶车好玩不？”

“好呀！威风着呢。等玉黍、高粱一人高的时候，大奶奶回娘家，车后面还跟着保镖骑马挎枪的。”童五说着，用手掏了一把百祥的大裤裆说：“小子，长出息吧，等你长大做买卖挣大钱，叔也给你赶大车中不？”

“中，叔你等着，我一定出大价钱。”

“哈哈！”大伙被他一本正经的模样逗得前仰后合。

“百祥哥，给你糖球，可甜啦！”何百花把攥着的糖球扣在武百